



开机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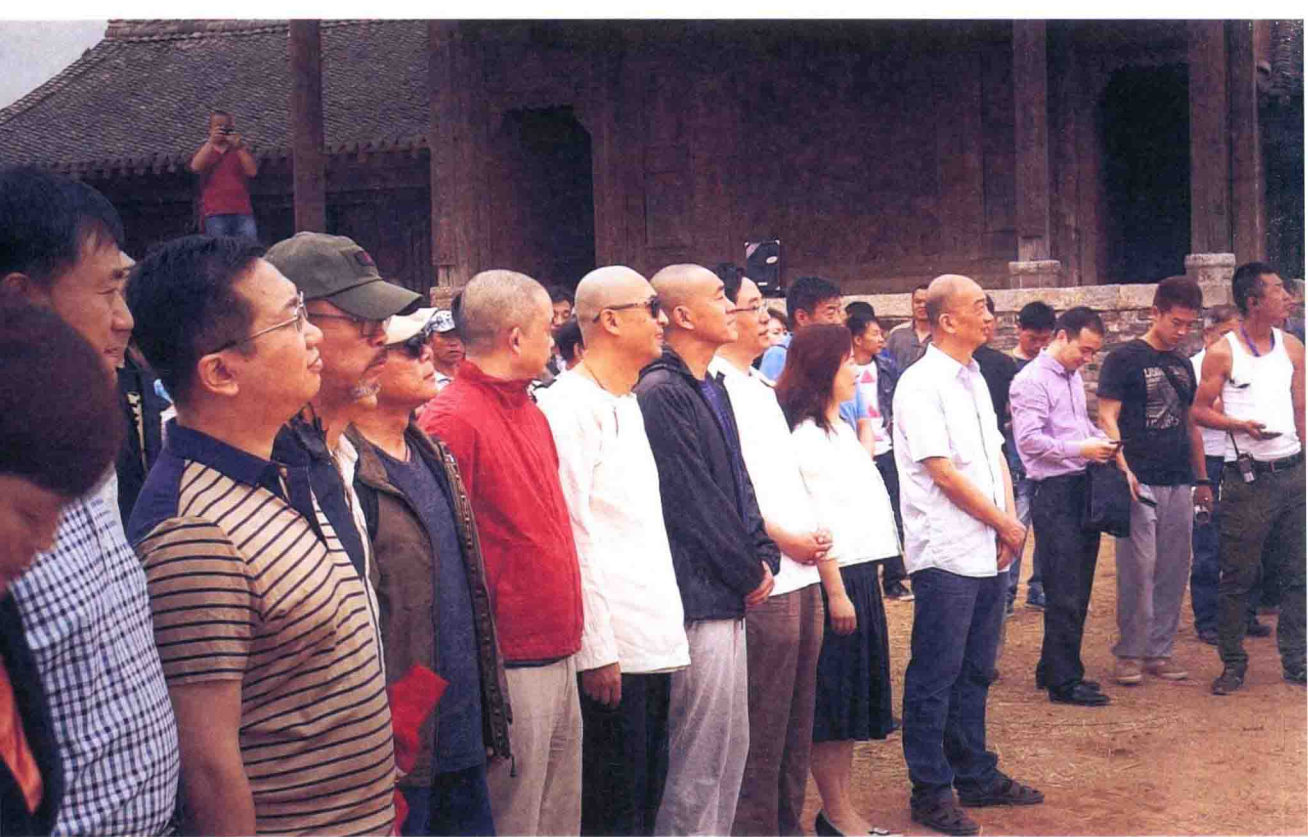
2015年5月20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前一天晚上，我特地去理了个发，洗了个澡，清清爽爽，睡了个好觉。早晨起来，看看天有些阴，穿个短袖还有些凉。不由添了三分忐忑：天公不会今天犯病，来捣蛋吧？

开车行进在秦岭脚下的环山公路上，一路绿色，天空却阴沉得发灰，老天爷不知道跟谁吊脸。我坐在车里，心绪空洞茫然，不知想些什么，不知该说些什么，闷着。竟然错过了上白鹿原影视基地的路口，往返回来，竟然找不到上原的路了。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九点半才到达外景地，谁见我都说就等你了。我说，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老天一数，还少一难，于是让我迷路了。

仪式是在白鹿原景地进行。一边是戏台，一边是祠堂，一段土墙中间一个拱门，围成了一个乡村的场院。面朝西摆了香案，制片人小彪悄悄告诉我，昨天已经专门到水陆庵烧了香，请人算好了，今天九点半到十一点半是吉日吉时。场地上站满了剧组人员和前来祝贺的朋友，原计划6月我们还要举办一个隆重的开机新闻发布会，今天本想悄悄地开机，没想到还是来了这么多人。《白鹿原》魅力大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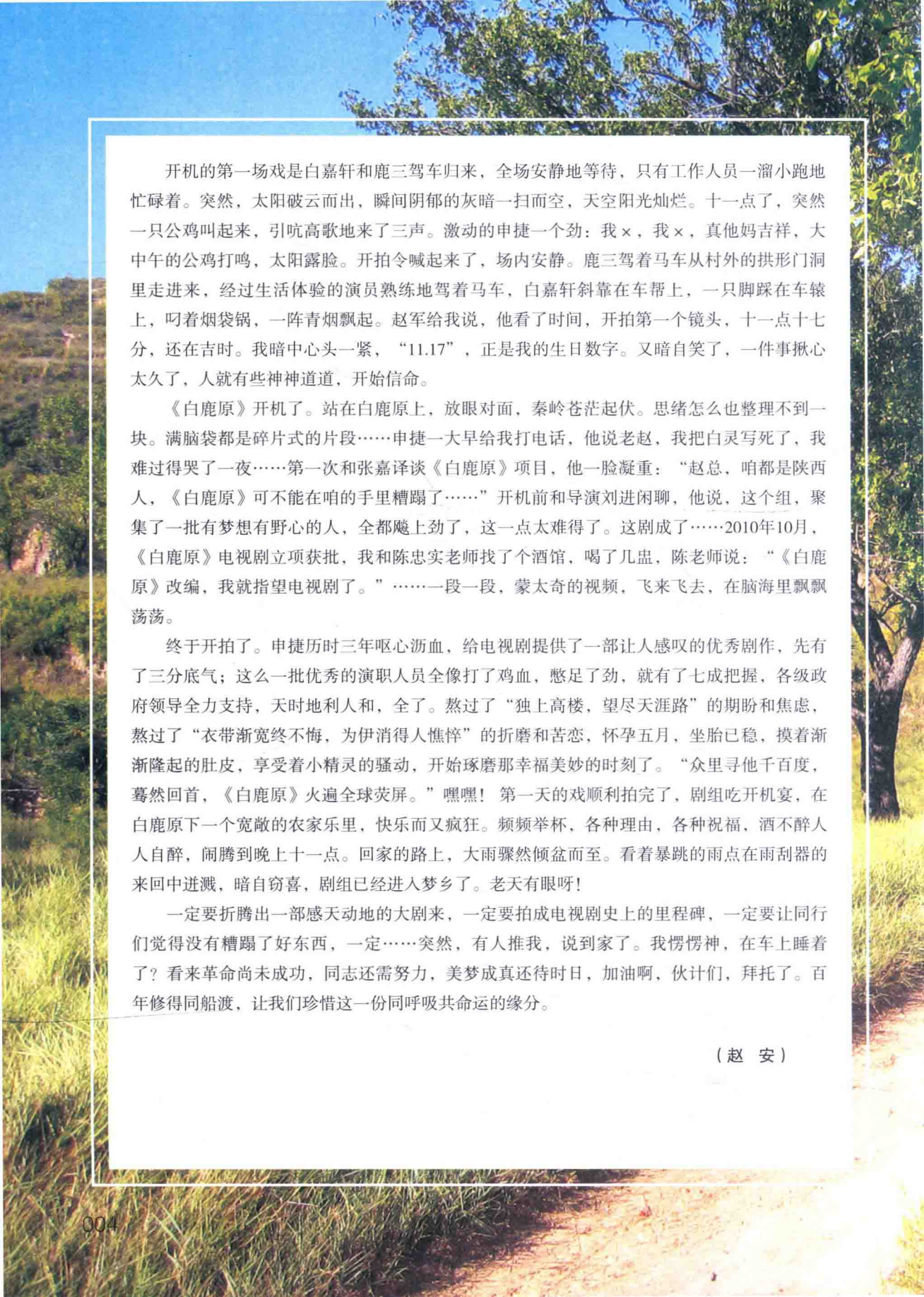
十点钟，简单仪式开始了，导演刘进代表剧组，已经装扮成白嘉轩的张嘉译代表演员，我代表投资人讲了话，都有几分感慨，仿佛背负了《白鹿原》的沉重，心头沉甸甸的有了分量。开始烧香求天保佑了，剧作的演职人员都参与进来，每人手持三炷香，虔诚地冲着东南西北一一拜着，大香炉被香满了，青烟袅袅。

白鹿原终于开机了，从2001年7月23日与陈忠实老师签下第一份改编合同，至今已经整整15年了。这15年，《白鹿原》像一个梦魇，缠绕折磨着光中影视的同人们，浸淫其间，咂摸不出滋味究竟是苦是乐。放弃和坚持的情绪轮番来袭，期盼和焦躁的心态反复煎熬，鼓励和疑问始终在周围氤氲。以致有一段时间，听到“白鹿原”三个字，就心头发紧，然后就一阵莫名其妙的惆怅，或伫立，或默坐，久久不能释怀。一种沁入血液的茫然，拌和着一种宿命式的乐观，卯上了，豁出去了，上了贼船就看谁命硬了，闷头熬吧。

有记者问我，说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要15年后才能投拍，你还坚持吗？我不知道。说15年，是回眸掐指一算的结果。而日子是一天一天过来的，一个红萝卜始终在眼前不远的地方挂着、晃着，逗着你跟着、跑着、蹦一蹦、跳一跳，总够不到，急火火左右地捱摸着，生怕别人半路截和。过来了，往事成了回忆，就开始发酵了，有点酸涩，有点美妙，有一份酒意，别有一番滋味，闹得老想掐自己是不是梦还没醒。申捷经常安慰我说，大剧有大剧的命。

我看着香冉冉燃尽，香灰奇怪地向外围弯曲，形成了一个大大的花朵，不掉不落，蔚为奇观。我本想招呼众人看看这一番奇景，忍住了。大家都在紧张地准备拍摄第一个镜头，我默默地注视着，全当是上天异象，表示对我们的祝福吧。





开机的第一场戏是白嘉轩和鹿三驾车归来，全场安静地等待，只有工作人员一溜小跑地忙碌着。突然，太阳破云而出，瞬间阴郁的灰暗一扫而空，天空阳光灿烂。十一点了，突然一只公鸡叫起来，引吭高歌地来了三声。激动的申捷一个劲：我×，我×，真他妈吉祥，大中午的公鸡打鸣，太阳露脸。开拍令喊起来了，场内安静。鹿三驾着马车从村外的拱形门洞里走进来，经过生活体验的演员熟练地驾着马车，白嘉轩斜靠在车帮上，一只脚踩在车辕上，叼着烟袋锅，一阵青烟飘起。赵军给我说，他看了时间，开拍第一个镜头，十一点十七分，还在吉时。我暗中心头一紧，“11.17”，正是我的生日数字。又暗自笑了，一件事揪心太久了，人就有些神神道道，开始信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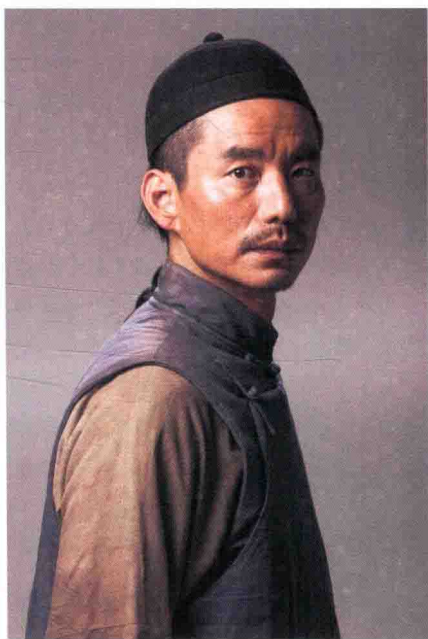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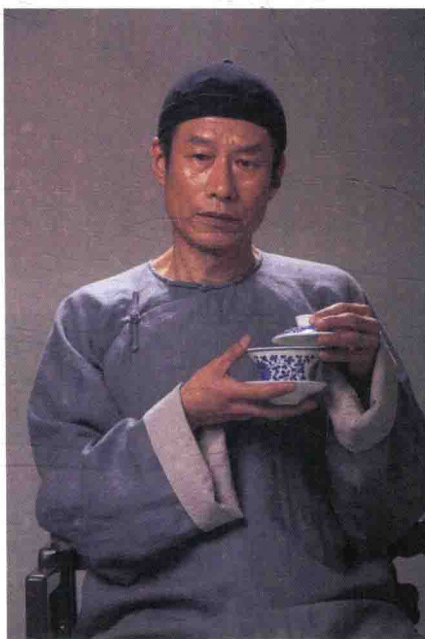
《白鹿原》开机了。站在白鹿原上，放眼对面，秦岭苍茫起伏。思绪怎么也整理不到一块。满脑袋都是碎片式的片段……申捷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他说老赵，我把白灵写死了，我难过得哭了一夜……第一次和张嘉译谈《白鹿原》项目，他一脸凝重：“赵总，咱都是陕西人，《白鹿原》可不能在咱的手里糟蹋了……”开机前和导演刘进闲聊，他说，这个组，聚集了一批有梦想有野心的人，全都飚上劲了，这一点太难得了。这剧成了……2010年10月，《白鹿原》电视剧立项获批，我和陈忠实老师找了个酒馆，喝了几盅，陈老师：“《白鹿原》改编，我就指望电视剧了。”……一段一段，蒙太奇的视频，飞来飞去，在脑海里飘飘荡荡。

终于开拍了。申捷历时三年呕心沥血，给电视剧提供了一部让人感叹的优秀剧作，先有了三分底气；这么一批优秀的演职人员全像打了鸡血，憋足了劲，就有了七成把握，各级政府领导全力支持，天时地利人和，全了。熬过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期盼和焦虑，熬过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折磨和苦恋，怀孕五月，坐胎已稳，摸着渐渐隆起的肚皮，享受着小精灵的骚动，开始琢磨那幸福美妙的时刻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白鹿原》火遍全球荧屏。”嘿嘿！第一天的戏顺利拍完了，剧组吃开机宴，在白鹿原下一个宽敞的农家乐里，快乐而又疯狂。频频举杯，各种理由，各种祝福，酒不醉人人自醉，闹腾到晚上十一点。回家的路上，大雨骤然倾盆而至。看着暴跳的雨点在雨刮器的来回中迸溅，暗自窃喜，剧组已经进入梦乡了。老天有眼呀！

一定要折腾出一部感天动地的大剧来，一定要拍成电视剧史上的里程碑，一定要让同行们觉得没有糟蹋了好东西，一定……突然，有人推我，说到家了。我愣愣神，在车上睡着了？看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美梦成真还待时日，加油啊，伙计们，拜托了。百年修得同船渡，让我们珍惜这一份同呼吸共命运的缘分。

（赵安）

云翻
麦浪



白鹿原

WHITE
DEER
PLAIN



白鹿原上，长着粮食，活着人。

原上绿油油的麦田。一垄一垄的，从田地的这头，整齐地排列到田地的那头。有风吹过的时候，挨着土黄色的田地，会有一条流动着的从青黄到浅绿再到深绿的涟漪。涟漪熟了，就成了黄灿灿的麦浪。

都是丰年就好了。细细的麦秆顶着性感饱满的麦穗，自己个儿摇着，或者互相咯吱着，再像约好了一样，向风的方向奔突。于是，天上，有云卷云舒，褐黄色的土地上，有云翻麦浪。

但不总是丰年啊！改朝换代、战争、饥谨、瘟疫、运动，这些说来就来的天灾人祸；爱了、恨了、情了、怨了、背叛了、逃离了、圆满了、堕落了，这些躲也躲不了的命运际会；像风一样，突然就呼啸而至；像云一样，突然就诡谲蔽日。

白鹿原上，不好活人，人不好活。

所以，白嘉轩说，要在这原上活人，心上要能插得住刀子。





头发花白的白嘉轩带领村人祈雨，大喊：“吾乃西海黑乌梢”，烧红的钢钎从左腮穿到右腮，佝偻着的腰杆瞬间直戳戳地挺立着。在原上活人，这是白嘉轩的姿态。同样的时刻，鹿子霖跳上方桌，浑身扭着，双臂也扭舞着，大口吹出很响的气浪，当 he 去接那只筷子粗细烧得通红的钢钎，却一下子软了。看透他的冷先生说：你就是差些白嘉轩的硬气。

交农事件，鹿三在流水一样涌泄的人群里大喊：“白鹿村鹿三算一个。”这一喊，让这个话不多，只是老实本分做事，一门心思地忠于东家的影子般的存在活成了人。“去杀一个婊子去除一个祸害”，鹿三，于月亮沉落后，走进小娥的破窑洞，对准小娥的后心，刺进了磨好的铮亮的梭镖钢刃，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壮举。在白鹿原上活人，得有这种不明就里不分对错的愚忠，得有不管对象不问来由的侠气，得有不会害怕也不能后悔的豪狠。



庄稼一季一季，麦子一茬一茬，人是一辈一辈。

白秉德老汉、鹿泰恒老汉，还有祠堂里坐在方方正正的太师椅上的那些方方正正的老汉们，如同割了麦子以后所剩的麦茬，终会被犁铧翻进生养的土地，成为下一季麦子的土壤，变成下一辈人的养料。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是在仙草生下孝文的那个当口，听到白嘉轩在他的耳边亲口说出“咱白家有后了”，又用微弱的声音嘱托过“白鹿白鹿，有白又有鹿，才叫……白鹿原哩，要守住这个原”后，才放心地撒手人寰的。与白秉德老汉争斗了一辈子的鹿子霖的父亲鹿泰恒，手里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的高坡之上，看远处斗了一辈子的对手白秉德老汉的长长的送丧队伍，没有喜悦，眼睛里有的只是知音已去的苍茫悲凉。

在白鹿原上活了一辈子人，白嘉轩、鹿子霖也毫不例外地白发苍苍了。那个白鹿村里的秋千架，那个白鹿原的少年们曾经尽量荡起，想要对外面的世界一探究竟的秋千架，被两个老人扶起，秋千架上坐着新生的白鹿原少年。历尽千帆，白嘉轩和鹿子霖，白鹿原上曾经的新麦，也在等待自己生命中的犁铧，然后，心甘情愿地被犁铧翻进土地里去，成为土壤，变成养料，让新麦长成，看云翻麦浪。



要想在原上活人
心上得能插的住刀子

张嘉译 饰 白嘉轩

白鹿原
WHITE DEER PLAIN

白嘉轩——多情的权威

白嘉轩的腰杆

白嘉轩的腰杆，是不是特别硬，特别端，特别直？

在陈忠实做好一切准备，撸起袖子正式开始小说《白鹿原》的写作时，他常常“骑着自行车或者散步，吃饭或喝茶”，在村长“赐”给他的二分地上除草、培土和浇水，或者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栽树植花。这个时候，白嘉轩和他的众多的族人的形象，就在作家的脑海里丰满活跃起来。

陈忠实听别人说自己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他从村子里走过，那些在街巷里、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躲起来了。这个走来走去查看白鹿村所有大小状况的人，就是未来的白嘉轩。

在电视剧里面扮演白嘉轩的张嘉译，他的腰杆，特别硬、特别端、特别直吗？而如果白嘉轩的腰杆不硬也不直，他的权威性就好像被打折了一样。

电视连续剧《白鹿原》从立项到拍摄完成，前后经历15年的时间。无论是拍摄单位、管理部门，还是创作团队，都憋足了劲儿要再造陕西电视连续剧的新高峰，确信张嘉译的体态与白嘉轩之间形象之间存在着富有号召力和艺术性的必然联系，但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呢？

在万能的百度上，我们试着搜一下“张嘉译的粉丝为什么喜欢他”这样的一个问句，很快就发现，被他迷倒的人，那可真是全方位地着迷。但是具体到和白嘉轩这个角色的关联上，粉丝们的留言，也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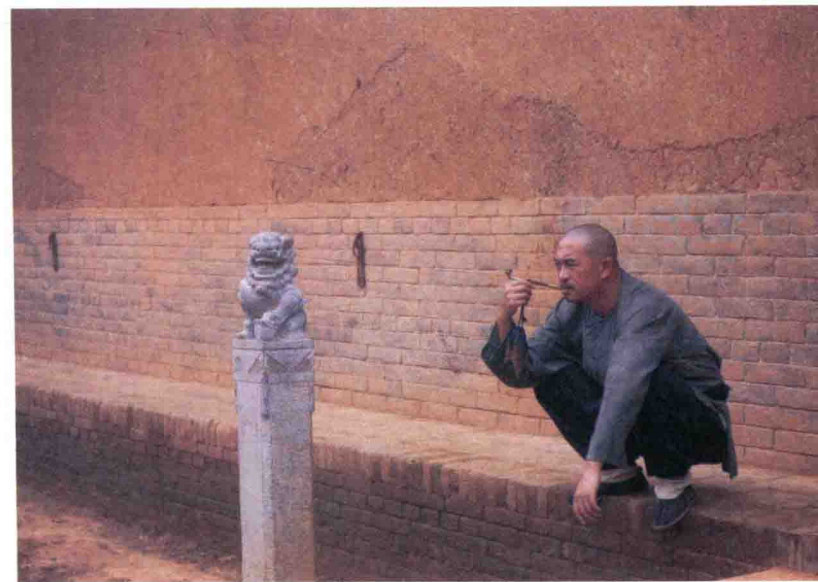
白鹿原

WHITE
DEER
PLAIN

可爱的：“看见他，就想起《蜗居》；想起《蜗居》，就想把自己变成海藻。”“他有一种想让人对他撒娇的感觉。”“觉得他生活化，有安全感，温暖，踏实。”这样的一个演员，让他去扮演一个代表着乡村的规矩、礼仪以及不可违抗的权威的角色，是否合适？然而，这就是电视媒介。小说《白鹿原》可能给了我们一个让人畏惧让人敬仰的白嘉轩，但是电视剧《白鹿原》，却必须给人一个能让观众爱的白嘉轩，张嘉译有这个实力。

张嘉译在他的粉丝们看来，成熟稳重，还有一点“呆萌”；在他身上，“大款和村支书的气质并存”；而且，他每次用搪瓷茶杯喝水，都特别像个当官的。这就对了。因为，观众也在张嘉译身上发现了，他身上自带着丰满的乡村领袖的气质。而白嘉轩，说白了，就是一个旧时代的乡村领袖。所以，张嘉译版的白嘉轩，是今天的电视观众期待和呼唤的白嘉轩，他有着广阔的观众缘。





一个多情的权威

张嘉译版的白嘉轩，是一个“多情”的权威——作为小说主人公，他是让人思考的，而作为电视剧的主人公，他是让人善感的。

作为一位备受广大粉丝宠爱的表演艺术家，张嘉译如何既能将白嘉轩的权威性演绎出来，又不会因为白嘉轩的“正统强势”把电视机跟前的“张粉”吓跑？所以，电视连续剧必须解决一个问题：白嘉轩是如何从一个只讲“理”和“礼”，甚至在很多时候都特别在意“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同时以情动人的人。

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像中国旧时代的大多数有追求的农民

一样。在他们的因果关系里，他们坚定地认为，一个家族的兴旺，不仅和自己的个人努力相关，而且还和天地神灵的安排有关。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暂时还体会不到他的感情的温度。也许，能够让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真正多情的，是他的女儿白灵的出生。

但电视连续剧却不这么拍。首先，仙草并不是一个专门来送罌粟种子的媳妇，也不是一个成功地给白嘉轩生儿育女的媳妇。电视连续剧中，那些在小说中依次死去的前六房女人，根本就没有出现。她们只是变成了六通墓碑。这样的处理，让观众所看到的与白嘉轩有关的第一个女人，就是与他有关唯一的女人。这个第一和唯一，突出了仙草在电视连续剧中的重要地位。到仙草家去提亲（此时的观众还不



知道她就是仙草），仙草因为对买卖婚姻的不满，不出来见人；不同意婚事，但白嘉轩还是乐于“济贫”，把作为彩礼的粮食，也给仙草家放了部分，以至于在他和鹿三离开以后，仙草还从家里跑出来目送他们离开。作为整部大剧的开头，白嘉轩的行为，放弃了小说开头“六娶六丧”的“传奇”与“可怖”，奠定了一种以情入文、以情动人的符合电视剧媒介的叙事伦理，预示了电视连续剧所赋予白嘉轩的多情和仗义。

白嘉轩的多情和仗义，在他与仙草的结婚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有“戏”。与小说当中仙草作为白家故交的女儿给白家做媳妇的顺利过程相比，电视连续剧中仙草嫁给白家的过程，显得更为传奇：她在白



嘉轩前来提亲的时候避而不见,但在后来家里遭难的时候,主动寻找白嘉轩,结果又饿又冻,晕倒在路上,被白嘉轩偶然捡到。一个人,六娶六丧,救人,在村里人看来,捡来一个媳妇,这好像就是白嘉轩的可笑的幸运。为什么说可笑?因为娶一个捡来的媳妇,和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根本不相符;同时,娶一个捡来的媳妇,这在道义上是不合乎白嘉轩的“理”的:你在雪地里救人就是救人,而不是乘人之危,所以,捡来的仙草不能娶。但是仙草不这么认为。她的目的就是要找到白嘉轩并且和他结婚。这样,仙草这个人物,在电视剧当中,就显得特别活跃。她在鹿子霖父亲的寿宴上大出风头,尽显泼辣有主见的姑娘的性格魅力,让白嘉轩情不能自己,决定结婚,彰显男儿本色,这时候的白嘉轩,就已经不是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嘉轩了,而是电视剧赋予的有情有义、多情风流的新形象。再说,这种处理,也合乎电视剧媒介的特性。

读小说,看不出白嘉轩的衣着打扮。但看电影、看电视,这个人物必须活动在我们的眼前。张嘉译穿着原上农人的四季衣裳,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他常常蹲在院子里、田间地头,站起来的时候,刚好齐及膝盖的布褂子上总是横着很多道褶子。这样的装扮实在是太有魅力了,他显现着一个真正的活在、死在、劳作在白鹿原上的中国农民和土地以及一切事物之间的深不可解的关系,而这个关系落实在荧屏人物形象上,就是一身散发着汗味的、不可能平整的衣着。这是剧作所有创作人员和张嘉译本人阐释的真正属于农民的“多情”。

一个更加现代的白嘉轩

小说《白鹿原》是恢宏的,白嘉轩是传统的;他的传统性来自他对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关学儒者的价值观念身体力行的实践。尽管小说中的白嘉轩是有活力的,但却未必是有现代感的。

然而,电视连续剧中的白嘉轩,则是现代的。这个现代性,表现在他的行为的驱动力以及对于这个驱动力的呈现上。比如交农事件之后,白嘉轩到底是怎样救出鹿三和尚的?在小说中,白嘉轩拿着姐夫写给张总督的一封信,就把问题解决了,第二天就看见鹿三在家里坐着。但在电视连续剧中,白嘉轩不只是拿着姐夫写的条子去救人,而且要拿自己去把鹿三给换回来,并且他对自己的行为的价值和意义,有明确的认识:“我活着,也不能只为了活命。这回换三哥,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自己真正做回人。”这种精神世界,是比小说《白鹿原》要更具现代性的。小说中,白嘉轩长期保持着农民的自私。但是在电视剧中,“舍生取义”成为他的人生理念。在对于黑娃、陆兆鹏、白灵这些青年一代的成长问题上,甚至是在对待后来落草的和尚土匪这样的人物身上,白嘉轩都能够抱定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借助于白嘉轩这个人物(当然还有他的精神导师朱先生),小说对于它所写的时代和历史,是反思的,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质疑的;但是电视连续剧,也是白嘉轩(当然也还有他的精神导师朱先生),他们是面向未来的,是对历史和未来都抱有相当大的热情和信心的,这也是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和电视连续剧这一媒介的不同。

当然,面向未来、价值正面是白嘉轩的整体形象特征。这并不说明电视剧中的白嘉轩不会质疑。要知道,如果白嘉轩不会质疑,他就离陈忠实先生的艺术理想太远了。他是质疑的,只不



过,他的质疑很现代,是对法治社会的呼唤:为救鹿三,白嘉轩被打了,他说:

“有皇上的时候还有王法,现在咋就没有王法了?”这就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构建的问题,也是叙事的现代性所在。

白鹿原上的奥雷连诺将军

电视连续剧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呈现着现代性精神向度的人。这个精神向度的获得,其实是学习得来的。

电视连续剧对于白嘉轩形象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对他的精神世界成长过程的丰富,也就是说:白嘉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白鹿原上的领袖人物,原因是,他不断地从朱先生所代表的哲学家、冷先生所代表的科学家、鹿兆鹏所代表的革命家、何德治等地方官员所代表的政治家以及政客的言谈举止中获得新知。这些学习让这个电视屏幕上的人物,获得了他的活动的合理性和可信性,对于喜欢这个角色的观众来说,也是一种学习的路径。



在小说中,白嘉轩代表的是中国农民固有的精神成长之路,基本上是在宗族、邻里和土地之中,格物致知;但是在电视连续剧当中,创作者则给予了这个人物形象更多学习和成长的渠道。并且,这个过程就直接构成了电视剧和小说之间的“对话”。

像这样的“对话”式的处理,电视连续剧中有很多。比如,白嘉轩为什么要和鹿子霖



换地？在小说当中的认知过程，如果作为一种对文化积淀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也符合1990年代初中国文学乐于寻根的神秘整体气质。但是，如果要让今天的电视观众心悦诚服地认同这个白鹿精灵的神秘显现，并且让白嘉轩基于这样的“独占吉兆”的动机去和鹿子霖换地，这就没有办法树立白嘉轩在电视剧当中的权威地位。



小说的读者，是要和小说作者进行一种充满挑战意味的对话的，对话的结果，是读者会发现，在小说结尾，作者让白嘉轩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反思，认识到自己当初的“换地”的动机，是损人利己的。但电视剧的观众，一旦建立起来对核心人物的价值认同，就没有可能再让他活着变成一个反面人物：像宋思明，当观众意识到他的作为反派人物的本质，他就必须死；而白嘉轩要活到最后，就必须一步一步地清除他身上不能够作为“领袖人物”或者正面人物存在的因素，要让他真正地“学为好”人”。这样，在电视连续剧当中，白嘉轩之所以要求换地，是因为他是在那一块地上救起仙草的；而因为在那里救了仙草，所以他发现那个地方有泛绿的草。当他将这个略微有些反常的自然现象说给姐夫朱先

